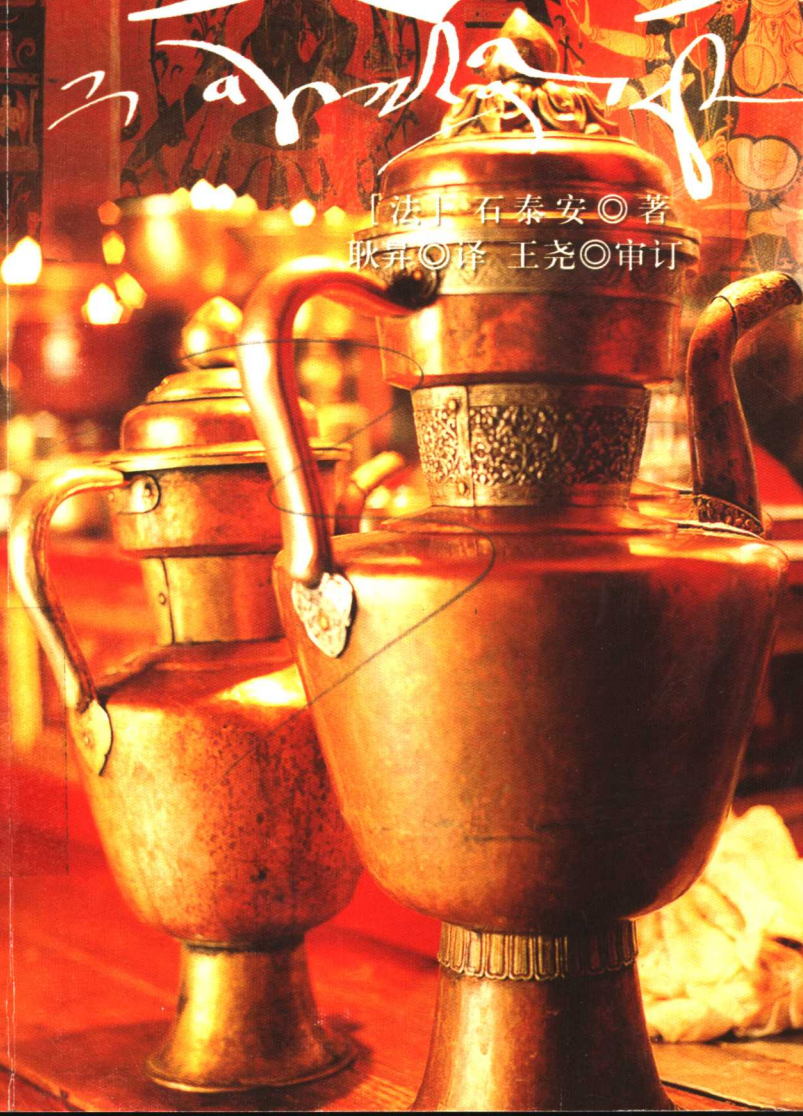


7
西藏之旅
文明之系
XZWMZLSX

西藏的文明

མ་གཤིས་ལྡན་པའི་རིག་གནས་

「法」石泰安◎著
耿昇◎译 王尧◎审订



中国藏学出版社



西藏的文明

མཁའ་ལྷ་མོ་འཕྲུལ་པའི་རྒྱལ་ཁབ་

〔法〕石泰安◎著
耿昇◎译 王尧◎审订



中国藏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藏的文明/[法]石泰安著;耿昇译. —2版.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1

(西藏文明之旅书系)

ISBN 7-80057-727-9

I. 西... II. ①石... ②耿... III. 文化

史—西藏 IV. K29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141243号

书 名 **西藏的文明**

作 者 [法]石泰安

译 者 耿昇

责任编辑 王维强

出版发行 中国藏学出版社

(北京北四环东路131号)

经 销 新华书店

制 版 北京世纪品峰图文制作中心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5年第二版 2005年第一次印刷

开 本 640×965毫米 1/16

印 张 23.25 彩插 12页

字 数 250千字

印 数 1-10000册

书 号 ISBN 7-80057-727-9/K·98

定 价 32.00元

图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 E-mail:dfhw@zzcb.com.cn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译者的话

承蒙中国藏学出版社的美意,在学术界诸多同仁的慷慨帮助下,法国藏学界泰斗石泰安先生的藏学传世名著《西藏的文明》一书的汉译本终于在中国正式出版发行了。值此欣慰之际,译者还想再赘言几句,以对本书内容及其作者,以及汉译本的翻译过程略作交代。译者也不敢掠他人之美,贪天功为己有,特向那些为此译著出版做了大量工作的各位领导、师长与同仁表示真诚的谢意;向中国学术界的老朋友石泰安表示发自内心的敬意。

石泰安(R. A. Stein)是当代法国最有权威的藏学家,也是法国少有的几个能同时熟练地运用汉藏两种文字史料的藏学家。石泰安1911年6月13日出生于德国施韦茨。他在柏林大学获得汉语文凭后,为逃避德国法西斯对犹太人的迫害,于1933年迁居法国,次年就获得国立东方现代语言学院的汉语文凭。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印度支那参加抗日战争,先后任山炮兵和法军司令部翻译,曾一度被日本侵略军俘虏。他于1946~1947年间被法兰西远东学院派往中国昆明、成都、北京和内蒙古等地区考察,曾任法国驻上海领事馆的文化专员,后又在巴黎大学北京汉学研究所工作。他1951年任高等研究实验学院第四系教授,1954年和1966年两次对包括锡金在内的喜马拉雅山麓进行考察。1966年后,石泰安任法兰西学院教授,主持西藏社会文明讲座,1981年10月退休并任该院名誉教授。1981年6月,石泰安教授在70岁高龄时,于退休前几个月再次来华访问,与我国学者进行学术交流。

石泰安教授非常注重于研究汉藏走廊地区的文化、民族、历史、地理、宗教、习俗等诸领域。他于1957年在《高等研究实验学院年鉴》中发表了《汉藏走廊的羌族》一文,介绍了羌族的历史、宗教信仰以及与汉藏两族的历史渊源关系。他于1951年在《法兰西远东学院通报》中发表了《弭药与西夏》,1966年又在《戴密微祝寿汉学文集》第1卷中发表了《有关弭药与西夏的新资料》。他主要是根据汉藏两种文字资料说明古代弭药就位于今天的西康地区、康定(打箭炉)西北,后来是西夏王国的辖地。当西夏王室后裔与

成吉思汗断绝关系时,吐蕃人允许弭药人定居羌塘一带。他把西夏和弭药的传说与白哈尔的资料作了比较,发现了它们在题材、人名和地名上的传统关系。他在1957年将作为《汉学研究所文库》第15卷出版的《汉藏走廊的古部族》(此书有耿昇译本,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作为《汉学研究所文库》第13卷出版。他认为西藏格萨尔史诗并非起源于佛教,而是来自某些外国神话英雄的名字。罗马的“恺撒”成了西藏史诗中的格萨尔,甚至与“沙皇”一名也有关系。这些论点很难为中国学者接受。他就格萨尔史诗问题曾写过一系列论著,如《西藏民间史诗》(1941)、《岭地喇嘛教文本的西藏格萨尔史诗》(1956)、《格萨尔史诗的西藏壁画》(1957)、《西藏史诗的古文献——〈朗氏家族史·灵犀宝卷〉》(1962)、《论格萨尔》(1976)和《格萨尔史诗导论》(1981)等。

石泰安先生有关西藏历史的主要著作还有:《桑耶寺古史〈拔协〉》(1961)、《有关吐蕃古代史的两条注释》(1963)、《圣神赞普名号考》(1981)、《敦煌藏文写本综述》(1984)等。他有关西藏宗教的著作有:《西藏占卜中的33根签》(1934)、《喇嘛教》(1959~1960)、《喇嘛教跳神中的身相信仰》(1957)、《顿悟》(1977)、《敦煌藏文写本中有关苯教仪轨的记述》(1971)、《有关吐蕃苯教殡葬仪轨的一卷古文献》(1970)、《未诠释过的摩羯罗嘴》(1977)、《有关金刚橛的古文献》(1978)、《吐蕃赞普墀松德赞在选择佛教为国教时有关摩尼教记载》(1980)、《对古代吐蕃和于阗密教阐述的一种特殊方式》(1987)、《唐蕃会盟时的盟誓仪式》(1988)、《印度和西藏的神话》(1985)。他有关西藏语言书目学的主要著作有:《藏文辞源考》(1980)、《西藏学近作》(1952)、《苯教象雄语》(1971)、《珠巴衮雷传中的藏文辞汇》(1942)、《藏语语义》(1973)等。

石泰安近来正在撰写系列文章《吐蕃古代文献汇编》。到目前为止,他已于《法兰西远东学院通报》中发表了5篇。第1篇于1983年发表,标题是《敦煌写本中印度文—藏文和汉文—藏文翻译的两种辞书》,主要是论述了运用于梵文—藏文翻译的《翻译名义大集》以及在敦煌写本中发现的汉—藏词汇辞书。第2篇于1984年发表,主要是论述《吐蕃赞普时代的诰身中使用譬喻的习惯》。第3篇《论祖拉及吐蕃巫教》于1985年发表。第4篇《有关吐蕃早期佛教的传说》于1986年发表。第5篇《两卷敦煌写本中的儒教

格言》发表于1992年。其中特别有意义的是第3篇。它是石泰安教授与麦克唐纳夫人论战的一篇文章,主要是对下文提到的麦克唐纳夫人的《敦煌吐蕃历史文书》一文提出了不同观点。特点是有关“祖拉”(gcug—lag)的辞义问题。麦克唐纳夫人认为“祖”或“祖拉”是吐蕃佛教之前的宗教的专用名词。它“如同神仙教法,犹如天际一般辽阔。它包括一种全面的世界观和时空观”,其特点是“一种系统的和肯定是在佛教传入之前形成的宗教体系”,被松赞干布于7世纪时定为“王家宗教”。石泰安则认为“祖拉系指一种智慧、一种艺术、一种科学和手段”,对于松赞干布来说则明显是一种“治国术”,绝不会是指“天命”。此外,他们在对一大批敦煌吐蕃历史文书的断代、具体诠释方面都有很大的分歧。他们二人的这场争论形成了法国有关敦煌吐蕃文书的第4次大论战。挪威克瓦尔内、英国黎吉生和匈牙利乌瑞等国藏学家也介入过这场争论。这次论战涉及到了吐蕃社会的内部文明,对于揭示松赞干布时代之前的吐蕃社会文明史具有重要意义。

上世纪80年代,比利时鲁汶大学出版了一套《献给石泰安先生的论文集》,共有5卷,其中包括大批藏学论著,尤其是《道教和密教》一卷更重要,大都出于石泰安的弟子及同事之手,作为鲁汶大学《汉学与佛教论丛》专刊号出版。

石泰安先生有关西藏文化史的其他论著还有:《西藏的戏剧》(1961)、《西藏的一位上师诗人》(1964)、《西藏的说唱艺人》(1969)、《珠巴衮雷的生平与道歌》(1972)、《珠巴衮雷的藏文著作》(1973)、《远东和高地亚洲的住宅、社会和人类集团》(1957)等。

石泰安先生长期从事西藏文化史的研究,其代表作就是这部世界藏学名著《西藏的文明》。此书于1962年在巴黎刊行第1版,立即在国际藏学界引起了极大反响。日本山口瑞凤和定方晟于1971年在东京出版了本书的日译本,英国德赖弗的英译本也于1972年在伦敦出版,1982年又于巴黎出版了修订第2版,1992年又于英国出版了法文修订第2版的英译本,西藏社会科学院于1985年曾内部印制了译者的汉译本。读者从此书的诸多译本中,便可以窥见其价值之大及其在国际藏学界的地位之高。

译者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西藏的文明》一书是在当时中国国

内和国际上的特殊背景下写成的。1959年,达赖流亡国外之后,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反华气焰甚嚣尘上,甚至连拒绝恢复我国合法席位的联合国,一连数年都在讨论所谓西藏问题。中国国内天灾人祸,中苏论战,中美冷战,台湾海峡两岸炮战,年轻的人民共和国面临着严峻考验。英国前驻藏领事处官员黎吉生(E·Richardson)趁火打劫,以西藏学的“权威”、“西藏问题专家”自居,跑到联合国的讲坛上大放厥词,对中国进行恶毒攻击。他为了虚张声势,为他那本来就内心恐惧的行为壮胆,欺骗和拉拢了当时国际上的不少知名藏学家,狐假虎威地进行反华活动。当时世界上的不少知名藏学家,都在黎吉生之流的诱骗下,有意无意地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这场反华大合唱。石泰安先生当时已是法国藏学界的带头人,在国际藏学界和汉学界的知名度都很高,平时与黎吉生又交往甚多,关系甚笃,故黎氏也绞尽脑汁地拖石泰安先生下水。石泰安先生义正辞严地拒绝了黎吉生的游说,潜心从事学术研究,著书立说。《西藏的文明》一书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和在此期间写成的。自从石泰安先生着手写作该书及其第1版的问世,藏学研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此书至今仍未失去其学术价值。石泰安先生当时的许多观点、结论和预言,在今日看来仍是公允的,甚至还可以说是正确的。我们可以想像,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那样恶劣的国际形势下,石泰安先生能写出这样一部其影响和名望经久不衰的藏学传世名著,实为难能可贵。今天,当年联合国那颠倒黑白的愚决、黎吉生之流的胡言乱语,早已被抛入历史的垃圾堆中,被人遗忘了,石泰安先生的这部著作却一直在反复再版、翻译和被人们征引,其中的是非曲直便不言而喻了。当然,石泰安先生毕竟是一位典型的西方藏学家,他当时在藏学研究中的观点、方法和结论不一定能完全为今天的中国学者所接受,有些也显得陈旧过时了。但这些学术方面的问题完全可以争鸣,在有关国家内政和主权的政治问题上,我们绝对是寸步不让、字句必争的。

1981年6月,石泰安先生在临退休之前再度来华访问,译者曾到他在北京下榻的和平宾馆拜访他,并提出了将《西藏的文明》一书译成汉文在中国出版的愿望。石泰安先生当时就非常高兴,鼓励译者尽早地译出来。1986年译者访法时,曾到他在默东的寓所拜访他,将内部印制的拙译奉上几册作纪念,他更为高兴。他一直

将拙译珍藏于其书宅中,经常向前去拜访他的法国或其他国家的学者(甚至包括中国学者)出示此书,因为这是他的法文著作首次被译成汉文。后来,译者又陆续在中国翻译出版了他的《川甘青藏古部族》(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和《西藏史诗和说唱艺人的研究》(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同时还翻译出版了他的大批藏学论文。

每当译者访法时,总要前去拜访这位对中国人民充满友好感情的老学者,他每次都盛情接待。译者与石泰安先生也可以说是通过“以文会友”而成了老朋友,始终有书信往来并互赠书籍文章。

本书是译者于1982年译好的。当时,译者刚从外事口调到社科院工作,翻译石泰安先生这样的藏学名著,困难很大。中央民族大学的王尧教授审订了译稿,解决了许多专业与藏文名词的翻译问题。原四川大学的张毅先生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王森教授,也不厌其烦地拨冗从专业上帮了译者许多忙。但是,当这部译著于今天正式出版的时候,张毅和王森先生已经作古,这就使译者今天格外地怀念他们。

当译者于1982年译完此书时,苦于找不到正式出版单位,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慷慨地答应内部印刷此书的汉译本。陈家珪与季垣垣先生甘愿充当人梯,为他人作嫁衣裳。他们花费了很多心血,仔细审阅和精心地编校译稿。此书内部印制后的十多年来,学术界不断有人鼓励译者将此书正式刊印出版,以饕我国藏学界。此时,译者已从中年变成老年,不敢回首重温自己的旧译了。幸运再次落到了译者头上,中国藏学出版社的领导与编辑,表示愿意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正式出版拙译稿。译者又对清样作了修订。今天,总算功德圆满了。值此译著正式出版之际,译者特向15年来无私地从各方面帮助过自己的师长和同仁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原书附有很长的索引,这次正式出版时全部删除。原书中的许多图版,都是本世纪初或上个世纪末由西方旅行家们拍摄的。由于时间较长,照片的质量已不太好,故我们只择其中一些较清楚的加以翻拍,余者只好割爱了。

藏传佛教的名词甚为难译。石泰安先生为了照顾西方读者的理解能力,将许多藏传佛教的名词,都采用西方宗教与哲学的名词

来翻译,故而很难复原。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凡有固定译法和约定俗成者,均尽量采纳。有些无法查对的,只好从法文直接翻译。

本书是一位大藏学家写成的名著,以大手笔写成的文化通史。其中涉及到的知识面很广,文种很多,故而翻译难度很大。尽管有那样多的前辈专家帮忙,但译者孤陋寡闻,学识疏浅,译文中欠妥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不胜感激!

耿 昇

1997年4月1日于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1962年第一版序言

在我们今天的情况下,企图撰写一部有关西藏文明的著作,似乎显得有些过分雄心勃勃了,甚至显得有点不可思议。其原因首先是因为我们对西藏的了解还非常肤浅。真正的西藏学研究才刚刚有 100 多年的历史,而且只有少数学者投身于这项事业。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都未曾有缘亲自步履西藏,而所搜集到的书本史料又颇为稀少,甚至许多文献常常难以到手。此外,西藏千年来的文明随着日月的流逝当然也有所变迁,它根据各个不同时期的宗教和社会背景又表现得斑驳陆离,千姿百态。再则,一种文明应该是包罗万象的一个统一整体,这种文明的特征是由组成它的全部因素所决定的,无论它们属于哪个领域。这就是说在阐述时必须面面俱到,从食物到宗教,从住宅到封建制度,从服饰到节日等等。本文的宗旨并不在于做如此全面的概述。这首先是由于本书篇幅有限,尤其是因为如若系统地罗列所有的事实,面面俱到地列举各个地区各方面的变化,其结果只会使本书成为一部教科书或某种辞典。这样一来固然是非常适用的,但却会缺乏条理,杂乱无章,干巴巴地罗列,其结果也是十分讨人嫌的。本书的目的更不是意欲在概括前几十部著作的基础上再写一部新作,再重复一次从其他名家大作中涉猎到的内容。窃以为,最为实用的还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使用藏文和汉文文献,同时也不要因此而忽略旅行家们已经介绍过的主要事实,尤其是不要无视那些对了解西藏文明已做出了巨大贡献的精湛学术著作。本人对内容、资料和事实的选择,都在综述我觉得最为有意义的问题。我的指导思想是希望本书既能满足那些学识渊博,但并非本领域专家的读者们的需要,同时也能满足那些非常关心这一内容的学生们的渴望。

为了做得更好一些,也可能应该按照各个不同时代和地区而分门别类地论述,将来总有一天能出现分别论述各个问题的专著,但现在的条件尚不成熟。现在尚难以想像我们能够各个时代编

制一套完整的资料书目,或者是就某项文明内容沿时代的线索而追述。因此,我选择了一种既是同时性而又是惯时性的办法,使我们的视线从一个时代游移到另一个时代。而且,如果说这种选择是受我们掌握资料的情况所主宰,我也觉得还必须使人们凭印象而承认,虽然存在着千变万化,但西藏文明仍具有它自己的明显特点和充分的统一性,从而能使人们对它进行全面考虑。我认为非专家的读者们所追求的也正是这样一种全面的观点。另外,每当情况允许时,我也要坚持说明西藏人自己是如何看待他们文明的各个不同方面的。

由于巧缘,本人得以请教藏族人洛桑·丹增(Lobsan Tendzin)并按照他的办法来为本书作插图。我认为他所画的插图既寓意深刻又美观悦目。这些图案既是有关各项内容的简单扼要的资料,又可以使人很好地了解西藏的传统风格,我非常愉快地对这种合作表示感谢。正如对所有那些愿意向我提供西藏照片的人表示感谢一样,我同时还要对一些藏族朋友表示谢意,他们所提供的那些未公开刊布过的资料往往会填补我自己知识面的空白。

我长期以来一直对采纳一种适宜的方法来转写藏文的必要性犹豫不决。最理想的办法莫过于逐个字母地转写藏文书写法。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样一种转写法会使那些不太内行的读者失望,有碍他们记得住这些词汇。同时也不可能为这种拼写法的发音确定一些明确易懂的规则。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是巨大的。因此,我便决定对藏文词汇进行简单转写,后者仅基本相当于通常的发音。毋庸置疑,这仅是一种出于万不得已而采取的权宜之计,但它与某些地图和报纸中的用法相似,因为后者对一批地名作了通俗化处理。尽管如此,对于法国读者们来说,还需作出一番小小的努力,因为这种转写法中的字母的含义是它们在英文、德文或意大利文中的字母的意义。需要牢记的几条规则如下:

e 的发音如同 é 或 è (德文或意大利文中的 e) 的一种。

u 的发音如 ou (德文或意大利文中的 u) 一样。

ö 和 ü 按照德文读音 (法文中为 eu 和 u)。

j 的发音如同其在英文 Journey 中一样。

ch 的发音如同其在英文 church 中一样。

g 始终读作硬音,甚至在 e 和 i 之前也一样 (甚似在德文中的

发音)。

m 和 n 处在词尾时不发生鼻音化。

ph 是经严重噓音化的 p(而不读 f)。

sh 的发音如法文中的 ch,或者是如同在英文 shilling 中一样。

zh 如同法文字母 j 在 journal 中的读音一样。

但是,为了使专家们毫不犹豫地就能识别出其中的藏文,我在索引中按照本人所采纳的转写法而表列书中出现的所有名词,并且同藏文的拼写法做了比较。* 同样,我还在注释中特意为这些读者指出了所参阅的藏文和汉文史料,在特殊情况下还提到了引用这些史料的近代著作。因此,非专家的读者就无需再劳神去查阅这些古籍了。至于本人在书中所使用的藏文近代著作,我没有每次都一一指出,以避免注释过于冗长,因而仅限于在《参考书目》中列的一张表。我还利用同一机会向那些希望得到更多史料的读者推荐了一定数量的补充著作。

* 本译著中删去了原文冗长的索引。——译者

1981 年第二版序言

自从本书写成以来已有 15 年之久了。在此期间,当时尚未能得到的,甚至是尚不为人所知的大量藏文著作已由西藏人在印度刊布。全世界的学者们都得以请教那些居住印度、尼泊尔、锡金、不丹、欧洲、美国和日本的西藏大学问家和其他许多提供资料的藏族人。由于这一事实,西藏学研究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许多名著也频频问世。

现在可能应该撰写另外一部巨作,甚至是许多部,以囊括所有这一切。对于这样一项事业,本人觉得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

然而,我根据我的同事们对本书所提出的指正和批评,并且利用了一些新的文献和著作,来修订和增补本人原来的论述。

笔者并不抱那种对各个领域和各个时代都求全的奢望,此书仅在于为现今我们所了解的西藏文明提供一个梗概。

《西藏的文明》汉译第三版赘言

法国已故藏学家石泰安(R·A·Stein, 1911~1999年)先生的藏学名著《西藏的文明》汉译本,第三版又于冬去春来之际问世了。这首先要感谢中国藏学出版社的领导与编辑,特别是马丽华先生。译著更要感谢多年的老朋友——学术著作出版事业的热心赞助人文群先生。他们不仅投入了大量资金,也泼洒了许多心血来编辑校对译稿。此书的汉译本首次出版于1985年,至今已有近20个年头的漫长岁月了。过去每次出版,译者总会首先送给作者石泰安教授,我们也总会有些学术交流。但这次再版,却事过境迁,译者的心头不由自主地升起一片悲伤的浮云。石泰安教授于1999年底,与世长辞了,享年88岁,恰享中国人的“米”寿这个吉祥的高龄。译者近20年来,共在中国翻译出版了石泰安先生的藏学名著3部(《西藏的文明》、《西藏史诗与说唱艺人的研究》、《汉藏走廊古部族》)和十多篇藏学论文。

译者在多次赴法访问期间,曾多次赴石泰安教授府上拜访共同切磋学术。在他的小洋楼或公寓房间中,促膝长谈,承蒙他热心接待。在中国学术界,译者也堪称与石泰安先生“交往甚笃”者了。1999年11月,当译者在法国作学术访问时,几次与他联系,其助手都说他身体欠安,待康复后再谋会面。但不久就惊悉石泰安先生溘然辞世。译者匆匆忙忙,夹混在一大批法国的中国学家队伍中,参加了他的葬礼,以送他最后一程。这也算“有缘”与“功德圆满”吧!根据先生生前遗嘱,他被安葬在巴黎著名的风景墓地拉雪兹神父(Père de La chaize)公墓中了。先生的遗体也依据佛教仪轨而被火化。我们由此可以看出,先生终生念念不忘他辛勤研读一生的藏族文化。先生对中国的炽热情感,至死不衰。

译者深信,如果确有“在天之灵”,那么石泰安先生看到此书的汉译本再次与中国读者见面,也一定会于长空笑逐颜开的。我们衷心祝愿先生仙路常游,常来常往,喜看中华大地的人间春色,纵情欣赏西藏的山河巨变、文化璀璨。

耿昇 识

2004年10月15日

藏文转写字母对照表

ཀ ka	ཁ kha	ག ga	ང་ nga
ཅ་ ca	ཆ་ cha	ཇ་ ja	ཉ་ nya
ཏ་ ta	ཐ་ tha	ད་ da	ན་ na
པ་ pa	ཕ་ pha	བ་ ba	མ་ ma
ཅ་ tsa	ཆ་ tsha	ཇ་ dza	མ་ wa
ཞ་ zha	ཟ་ za	འ་ 'a	ཡ་ ya
ར་ ra	ལ་ la	ཤ་ sha	ས་ sa
ཧ་ ha	ཨ་ a		



目 录

译者的话	(1)
1962 年第一版序言	(1)
1981 年第二版序言	(1)
《西藏的文明》汉译第三版赘言	(1)
第一章 地域与居民	(1)
一、地区与风土	(3)
二、居民	(11)
三、西藏人自己的地域观	(21)
第二章 西藏历史概况	(29)
一、西藏人的历史观	(31)
二、古代王朝	(41)
三、教权的形成	(59)
四、近代	(73)
第三章 西藏社会	(81)
一、家族	(85)
二、生活方式	(97)
三、权力和财权	(114)
四、教派	(129)
第四章 西藏的宗教和习俗	(167)
一、喇嘛教	(170)
教理要素	(170)
宗教的修持	(180)

信仰和祖师	(181)
观想静修持和仪轨	(190)
出神入化和假面具	(201)
二、“无名宗教”和传说	(210)
“人间宗教”、歌曲和传说	(211)
誓词和墓葬	(221)
居住区	(224)
一年的节日	(237)
个人的地位	(243)
灵魂和生命	(251)
三、苯教	(255)
吐蕃苯教徒与外来苯教徒	(256)
古代仪轨	(261)
已被同化的苯教	(265)
 第五章 文学和艺术	 (275)
一、文学	(277)
表现方式	(277)
文学体裁	(281)
古代诗歌	(283)
新的道路	(291)
同化作用	(299)
幻觉见神者、诗、诗人	(308)
哑剧、戏曲和史诗	(312)
二、艺术	(318)
仪轨方面的要求	(318)
风格和形式	(320)
古老的回忆	(327)
跋	(330)
注释	(335)
参考书目	(344)
第2版参考书目	(350)